

· 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研究专题 ·

## 从“中国故事”到英国文学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西传

肖娴

(广州航海学院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725)

**摘要:**英国女诗人韦伯斯特翻译并改写《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为长达1266行的英文散体诗 *Yu-Pe-Ya's Lute*, 这是中国古典小说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重要例证, 然而, 其跨文明交流价值尚未得到学界的垂注和发掘。在中外文学关系翻译流通的框架下, 结合中国文学、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的时代命题, 从主题演变、诗学改写和女性视角的误读三个方面分析 *Yu-Pe-Ya's Lute* 对中国“知音”故事的翻译、改写和接受, 可有效阐释中国古代俗文学经典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相。《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从拟话本小说经典到英诗的跨文类转换, 凸显了东西方文学共通的艺术审美, 在英国诗坛留下了具有东方情调的华章, 是“中国故事”叙事蓝本在异域文学中的经典再生, 对中西文学交流史研究具有案例价值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国故事”; 英国文学;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翻译流通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26)01-0131-10

### 0 引言

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典故, 或可溯至《列子》《吕氏春秋》之记载, 自古流传, 然而, 使“知音”这一文学题材广布民间、深入人心者, 实始于冯梦龙对“知音”典故的世俗化改编。《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乃《警世通言》开篇之作, 尤为19世纪欧洲译者所青睐。这篇以通俗语言阐述“高山流水觅知音”古雅主题的拟话本小说于1839年即由法国传教士西奥多·帕维(Theodore Pavie)译为法语(*Le Luth Brise*)。1874年, 英国女诗人奥古斯塔·韦伯斯特<sup>①</sup>

收稿日期: 2025-10-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叙事重构与文学接受: 明清话本小说英译研究”(23FWWB004)、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共建项目“话本小说‘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流变与阐释研究”(GD23XWY15)、“羊城学者”领军人才项目“1980年代西学翻译运动研究——以四大译丛为中心”(202431196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肖娴, 女, 广州航海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翻译与跨文化传播、海外中国学研究。

**引用格式:** 肖娴. 从“中国故事”到英国文学——《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西传[J]. 外国语文, 2026(1): 131-140.

<sup>①</sup>奥古斯塔·韦伯斯特(1837—1894), 英国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和翻译家, 出生于英国多塞特郡(Dorset), 从小对希腊戏剧感兴趣, 后在剑桥艺术学院学习, 1860年以笔名 Cecil Homes 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韦伯斯特的许多作品都关注并探讨妇女生存状况, 是妇女选举权的倡导者, 曾在全国妇女选举委员会伦敦分部任职, 也是第一位担任选任职务的女性作家。其作品广受赞誉——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认为她是“迄今为止最令人敬佩的女诗人”, 在世时甚至被认为是继勃朗宁夫人后最好的作家。其主要作品包括三部女性长篇独白戏剧:《一个被遗弃的人》《赛尔奇》和《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 以及她死后出版的十四行诗《母女》。作家伊莎贝尔·阿姆斯特朗在她的《十九世纪女诗人》选集中称“奥古斯塔·韦伯斯特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Augusta Webster)被这个故事吸引,在法译本基础上,以半翻译半创作的形式,将中国故事《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改写为长达1266行的英文散体诗 *Yu-Pe-Ya's Lute, A Chinese Tale, in English Verse* (《俞伯牙的琴:英诗中国故事》,下称《俞伯牙的琴》),这是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克里斯汀·萨芬(Christine Sutphin)所编的韦伯斯特诗歌选集 *Augusta Webster: Portraits and Other Poems* 收录了该诗。此后,英语世界出现了多个《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译本。1877年,费伊(L. M. Fay)的译本 *The Broken Lute or Friendship's Last Offering* (《碎琴和友谊的最后献礼》)发表在《远东杂志》(*The Far East*)上。1905年,豪厄尔(E. Butts Howell)在 *The Inconstancy of Madam Chuang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Chinese* (《朝誓夕变的庄夫人及其他故事》)中选译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译为 *The Minister, the Lute and the Wood-cutter* (《上大夫、琴与樵夫》)。2009年,杨曙晖、杨韵琴出版的《警世通言》全译本也翻译了该篇。在上述所有英、法译本中,以韦伯斯特译本对原文的改编幅度最大,几近再创作。从表面看,韦伯斯特所处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诗学背景,与《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这类中国古典小说似乎并无关联。女诗人何以对此篇法译中国话本小说题材如此倾心,乃至翻译并创作出万言长诗?今天的读者,又如何能在19世纪的诗学体系和文化语境中,解读该诗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这是中国古典小说西传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古典文学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此前仅有个别海外学者从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角度进行过简要评述,肯定其诗学价值及性别研究价值(O'Brien, 2017)。国内学者也提到过该诗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仿作与改写,认为韦伯斯特将中国古代小说转化成叙事诗篇,是对古老中国故事中恒久友情的诗意见证(宋丽娟, 2012)。学界尚未深入研究这首英诗征用中国题材、改写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价值及世界文学意义。本文在中外文学关系和翻译流通的阐释框架下,结合中国文学与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的时代命题,探讨韦伯斯特对中国题材《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翻译、误读、接受、改写及评述,通过分析该作品从小说到诗歌、从“中国故事”到英国文学的跨文类、跨文化接受过程,阐述东西方文学在碰撞与交融中相互生发的方式。

## 1 比较文学中的翻译流通研究

近年来,国内比较文学研究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倾向:其一,学者们引入“世界文学”概念并应用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试图在异国文学中寻找本国文学因子,从他者中认识自我,以阐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体系中的意义。达姆罗什(Damrosch, 2003:283)将世界文学定义为文学的跨文化流通,认为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其二,比较文学的重心有向翻译流通研究转移的倾向,更注重

考察翻译和流通过程中的异同,而翻译是联结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纽带,对翻译流通的研究改变了传统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已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翻译流通研究也已经不局限于单一国度或单一文化,而是以跨文化的文化生态为研究对象”(金雯,2021:22)。因此,对译介轨迹的追溯,有助于厘清文化传播与文学接受的源流,也有助于考察中国文化在翻译流通过程中对对象国文化语境中的容斥和变异现象。

在世界文学理论体系中,翻译史研究需回应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追踪作品如何通过翻译突破文化边界,实现经典化重构;其二,解析不同历史语境中社会、经济、文化要素对翻译的形塑作用;其三,揭示翻译作为文学关系载体的深层功能,翻译史领域“应主动对接和回应因时代语境和研究范式变迁所革新的翻译研究之需,拓展疆界并发掘建构历史进程中翻译生成的多种可能性”(李金树,2024:8)。不同诗学系统中的文学接触以翻译为媒介,经过阐释和交流,产生文学互动,并生成新的、具有异国情调的文学作品,这是中外文学互动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经由翻译、改编、创作等途径,故事文本形成具有文本间性的谱系,共同作用于“中国故事”的域外经典化。文本的译介史本质上是文本的跨文化旅行史。在19世纪中西文化初识的背景下,话本小说“中国故事”从原初语境进入异域时空,其形态往往突破单一文本的线性传承,生成复杂的衍变图谱:语言转换推动文类跨越(如从小说向诗歌、戏剧等异本或变本扩散),文化转译催生文本变异(如虚构与编创)。这种非线性、多维度的传播特质,既提升了翻译谱系梳理的难度,亦为考察文学变异机制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

## 2 作为编创蓝本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在法文转译本的基础上,诗人兼译者韦伯斯特将明代拟话本小说经典《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翻译并改编为散体长诗,并加以想象、虚构、镶嵌和改编,将人物心理活动、人物形象、器物叙事等变得更加具象、丰富,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的编创本,这样的编创本不仅成为话本小说里的“中国故事”海外流传的叙事蓝本,也成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一部分,是英国文学史上某一特定时期的中国书写。在考察中外文学影响关系时,“需从原创性材料出发,考察中国文化曾给予(如今的)世界强势文化怎样的滋养,对中国文学进行世界性阐发,以证明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体系的一部分,对世界文化的贡献”(钱林森等2014:5)。下文将从主题衍变、诗学改写和创作视角分析诗人兼译者如何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作为编创蓝本,实现其从拟话本小说经典到英诗的跨文类转换与翻译流通。

### 2.1 “知音”主题的跨文化演变

“知音”,喻知己,后引申为对作品能深刻理解并欣赏的人。拟话本小说《俞伯牙摔琴

谢知音》对“高山流水觅知音”这一典故进行了生动演绎,以管鲍之交的典故为入口,插入诗词韵文多篇,并增加了许多原典中没有的情节,如伯牙、子期对音乐的领悟及二人至死不渝的友情。冯梦龙的“性情说”汇入了以“性灵”“童心”为代表的晚明文艺思潮的洪流,《三言》就是冯梦龙实践其“性情说”的场域。与先秦典籍中的知音故事相比,《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在“情”字上所下的功夫更深。全篇情节虽不复杂,但其中如泣如诉的描述令读者对伯牙子期二人的遭遇感喟不已。自此,知音故事才得以“走出文人的书斋经传,演变成为一个具有广泛覆盖面和人文意蕴的经典故事”(陈鑫等,2007:46)。由于《三言》及其选本《今古奇观》在民间流传甚广,“知音”一词逐渐在大众文化层面获得了“知交至厚”的文化内涵。“高山流水”不仅是中国古代音乐艺术的至高境界,也是高尚的文化人格与深沉友谊的象征符号。“知音”典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经世代演变,已沉淀为鲜明的文化意象。英语文学中即便有关于同性友谊的书写,或是对于通晓音律、具有鉴赏能力的人对高格调艺术作品及其创作者的理解和欣赏的描写,也没有“知音”这样的文化符号。

《俞伯牙的琴》全诗包括一首13行的序曲,多首歌词和大量与创作背景、版本稽考、文学典故、历史人物及音乐等相关的注释。诗人在注释中表现出的英国本土文化优越感,与诗歌本身所咏叹的主题之间取得了一种亦中亦西的平衡。《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自此以充满异国情调的浪漫主义诗歌形式出现在英语文学中。与原文本的小说叙事不同,《俞伯牙的琴》中的叙事只占很小一部分,抒情才是主要内容。作品以翻译为始,以创作为终,创作延续了对原文本故事的翻译,翻译融入了创作之中,全诗充满悲情和异国情调。这首诗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知音主题故事,更在于这首诗所展现的人类悲剧具有跨文化意义的参照价值。

全诗以俞伯牙的回归开始:俞伯牙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那里有巍峨的群山和肥沃的平原。他从水路回家,尽享沿岸“江山之胜,正投其怀。张一片风帆,凌千层碧浪,看不尽遥山叠翠,远水澄清”(冯梦龙,2009:2)之美景。诗中景色描写与原文相同。不同的是,女诗人以瑰丽的想象,将其描述成一次内心的旅程。“把童年的思想、希望、梦想带给我,像夏日的溪流一样,充满了新的记忆……”(74-80)这是译者兼诗人将原作景物描写与自身情感体验相结合的一种地理审美想象(geoaesthetic imaginary),全诗笼罩着东方异域神秘瑰丽的超验主义氛围。“在俞伯牙将要回到故国的最后一天,他拿起琴,让它以‘鲜活的节奏和美妙的声音’展示自己感情的秘密。”(110)

And then he took his lute, that second heart  
Which seemed to share his pulses and be part  
Of the pent heart within him and expound

In living rhythms and sweet articulate sound  
 Its mute dim longings and to himself reveal  
 Some secret of himself he could not feel  
 Until the music spoke it...( Webster et al. , 2000: 289)

韦伯斯特在注释中指出:“诗篇准确再现了帕维法译本(*Le Luth Brisé*)中的事件和礼仪,但并未试图复刻原文本的高调风格。”( Webster et al. ,2000:284)这首诗对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理想进行了复杂的批判,由此产生了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间的种种碰撞:美与死亡的对抗,音乐之美与知音之逝,其间有着微妙而隐秘的矛盾冲突。诗在美与死亡主题的展开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审美模式:以浪漫主义形式描写具有普遍性的人际关系,但在诗中,艺术(琴)和生命(知音)都以毁灭与消逝告终。

## 2.2 浪漫主义诗学改写

从音韵特征来看,《俞伯牙的琴》采用的韵法(Rhyming Scheme)主要有两种格式:序曲三节共12行,交错押韵(abba式);正文则主要采用两行转韵(aabb式)。全诗以史诗般的序曲和英雄双行体来表现韵律,在五步抑扬格诗体的基础上有一些变化,并不完全严格遵守韵律规范,修辞、押韵和节奏接近日常英语。语义和语音通过押韵联结,但无法再现汉语或法语的语音模式。有些韵脚是巧妙的文字游戏:如“press”,意为陪伴、交谈,与“loneliness”(孤单)相对应(115-116);“conceal”与“reveal”(141-142),“harmonies”与“mysteries”(360-361)分别押韵。

诗中插入了一系列歌词,打破了诗的主体叙述节奏,这一点与话本小说中插入的诗词赋赞韵文的叙事功能类似,有延缓或中断原文叙事节奏的作用。有些注释为《韦伯斯特诗集》的编者萨芬所加,如诗歌主体叙事中插入的第二首歌词(Webster et al. , 2000: 295),即孔子哭弟子颜回的挽歌(从帕维法译本转译)。从这首挽歌开始,钟子期对俞伯牙音乐的解读变得更为深刻。萨芬以注释形式增补了有关孔子及弟子颜回的介绍,这段六行的歌词是法译本中有而原文本中没有的,歌词平淡,无可圈可点之处。韦伯斯特将法译本的六行歌词改写成了13行诗歌(333-345),尽管它并不完全符合十四行诗的韵律,但情感炽烈,语言优美。这样的编排,也可能是诗人的匠心独运,意在表达由于“颤抖的琴”(shivering lute)没有将此曲演奏完成而产生一种被扰乱的、隐晦的暗示。其微妙处在于,全诗萦绕着某种不祥的预感,为后文的悲剧结尾埋下了伏笔。这段不完整的、有缺憾的十四行诗,还表明了诗人独立的观点:诗的意义模式不仅是诗歌复杂的跨文化成因的反映,而且是“英诗”丰富性的体现。中国故事源于中国,属于世界。诗人用这种方式“重新讲述”(retell)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韦伯斯特的创作与浪漫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深受威廉·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浪漫主义诗学影响,这首诗可称为新浪漫主义诗作。这在其诗《俞伯牙的琴》与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旁》(*Tintern Abbey*)均具有相似的河流书写中可见一斑。该诗植根于当代唯美主义诗学的长河,以诗歌技巧和异国情调为介质,强化了诗歌新浪漫主义元素的现代性。

韦伯斯特使用爱情诗歌话语,以兄弟情谊为联结纽带,对原文本进行阐释,并通过想象中的地理空间和话语空间来叙述一种悲剧性的关联。这种关联成为诗歌、琴歌与呼唤词语间不稳定关系的转喻,世俗的动荡与道德世界中责任、家庭的羁绊错综交织。这首以中国故事题材编创的英诗,以话本小说为蓝本,但不囿于蓝本,诗中融入了英国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不仅有韵律之美,还展现了诗人的洞察力。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互通,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和可供征用的题材。

### 2.3 女性视角的误读

哈罗德·布鲁姆(Bloom, 2005: 35)在他关于误读理论的代表作《影响的焦虑》中指出,诗的影响总是在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中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造成一种误译。布鲁姆将误读理论中的读者限定为“诗人读者”,不同于一般读者,诗人读者的阅读活动是一种文学创作活动,没有“诗人读者”这种误读活动,诗人便无法成为诗人,一首新的诗歌也就无从诞生,误读催生了翻译跨文化传播的新意义。对比原文《俞伯牙摔琴谢知音》,韦伯斯特在 *Yu-Pe-Ya's Lute* 中对原文的误读比比皆是。且看诗中描述的一个凄美场景:俞伯牙林中抚琴,惊讶地发现樵夫钟子期居然懂他的音乐,二人因音乐结下深厚友谊,并约定来年再见。一年后,伯牙赴约,却发现子期已不在人世,悲伤至极,摔琴谢知音。诗人为伯牙、子期二人的初次见面营造出一种紧张气氛,并巧妙演绎了伯牙被子期弄得心慌意乱的戏剧性场景(276-277)。伯牙的地位权势明显高于子期,而子期拒绝屈从,这一情节传达了阶层地位悬殊的两个人的平等交往,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弥漫于全诗的死亡和失落感。二人在交往中建立了一种意味深长的连接,这种连接基于钟子期对“平等”关系的假设,也是“知音”的势位落脚点,但二人侧重的基点不同:俞伯牙对待钟子期讲求的是“人才平等”;钟子期对待俞伯牙讲求的则是“人格平等”。

彼时,欧洲知识精英的中国想象主要基于其自身文化立场和时代风尚,他们“依据各自政治理想、文学主题、社会改革的需要,在中华文明的多棱镜中择取自己需要的那一面……”(施晔,2024:133)。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李·奥布莱恩(Lee O'Brien)<sup>①</sup>从这首

<sup>①</sup> 李·奥布莱恩著有《19世纪女性诗歌抒情诗的浪漫:形式的实验》,2013年由特拉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主要研究领域是流派的文化政治,尤以19世纪女性抒情诗及19世纪现实主义、新女性小说和侦探小说见长,目前研究维多利亚时期的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和罗莎蒙德·万豪·沃森(Rosamund Marriott Watson)的诗歌。

诗中读出了性别政治。她认为,诗人通过题名 *Yu-pe-ya's Lute* 告诉读者:主题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弹琴到摔琴,损毁的不仅是琴本身,还包括伯牙对子期的爱和体现爱的曲子(O'Brien, 2017:6)。听琴、论琴、摔琴这一过程演绎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男性友谊,它定义了唯美主义的性别政治。琴在埋葬钟子期的大地上飞舞,完成了诗歌在艺术对象和爱情对象之间的身份构建。《俞伯牙的琴》通过两位男性主人公之间情感的纽带,描绘了一方对另一方的抛弃,该诗将这一过程置于一种人类经验的普遍意义之中(O'Brien, 2017:6)。

这一移花接木的体裁互文和女性视角的误读,看似时空错位,却有其本土的历史合理性和思想价值。正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另一位英国译者豪厄尔所言,“《三言》的所有故事都值得拥有优秀的译本,这些故事对中国人的心理有着生动的刻画,体现了美德教化和世俗智慧……有些故事,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展现了西方人所不熟悉的异域国度里人性之可爱”(Howell, 1926: II)。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误读体现了个体的阐释主体性,他们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知识构成以及创作目的构成了对文本的不同解读。民族文学中已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文化意象,到了另一种文化语境中,可能产生迥异的理解。

韦伯斯特之所以对《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有如此偏离原文的误读,与时代语境及其诗学观密不可分。在19世纪的英国,在启蒙思想与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许多女性作家开始关注性别、关注女权。她们以女性视角观察社会,感悟人生,成就了灿烂的英国女性文学,韦伯斯特就是其中之一。韦伯斯特的另一身份是社会活动家,19世纪60至80年代,她是伦敦选举权协会的成员,她非常活跃,主持文学沙龙,支持妇女选举权和妇女运动,是当时伦敦颇受尊敬的文学、政治和社会人物。这首诗是19世纪颇具实验性和想象力的诗歌之一,引发了关于19世纪诗学和性别文化政治的讨论。她将对时代的理解置于一个陌生而传奇的历史语境中,通过对“知音”这一中国文学母题的跨文化置换,创造出与其所处历史情境相呼应的文学作品。女诗人并不以自身的女性经验来言说,而是通过塑造男性形象来探索诗歌艺术并构建了一个她所处时代的女性话语空间。

### 3 从“中国故事”到英国文学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古雅而富有音乐感的主题本身也适合以诗歌语言来表述,但这种改编对诗人来说,是一种基于审美和民族文化的冒险。波特(Porter, 2013:133)认为,“韦伯斯特的诗在思想严肃性和文化意义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当时的一些书评认为,这首诗不是“翻译”,甚至连释义(paraphrase)都算不上,而是以韵文改编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metrical adaptation)(Macmillan, 1874:596)。历史上假托翻译之名而行创作之实的

做法主要是为了逃避官方检查和文字狱,如伏尔泰的《老实人》和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而真正意义上的伪译,甚至包括模仿、拟作在内,虽然不是传统的、严格的翻译,在文学史上很常见而且也很重要,可以唤醒和促进本民族文学(Gaddis, 2007: 24)。近一个世纪后,本雅明(Benjamin, 1968: 69)提出,诗中“深不可测的神秘诗意,只有当译者也是诗人时,才能再现”。韦伯斯特的诗甚至忽略了翻译的信息传递功能,认为诗中所包含的“诗意”与原文并行不悖,彼此独立,如果只是对原文亦步亦趋的翻译,反而无法彰显其创新性。

韦伯斯特的诗借助翻译与诗化改写,在东西方文化中穿行,让人产生既熟悉又陌生的心理感受,熟悉的是人物、背景和主题;陌生的是对原有人物新的解读和阐释,让不同种族和国家的人们产生强烈的心灵共鸣。“作为隐喻符号的中国,呈现出一种跨越经验边界的特性,这带来了新奇的审美体验,也有助于表征难以言喻的异化经验。”(谢雅卿, 2023: 73)这些中国故事表现了深邃的、共通的人类情感,通过翻译,中西读者的交流更顺畅。韦伯斯特向英国介绍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并保留了其写意古雅和朴素自然的感染力。这首诗所呈现的是穿着英式服装的中国故事,是宽泛意义上的翻译或阐释。全诗以白描的笔触传达了中国风情和习俗,是中国古代文学在异域文学中的经典再生。“中国故事”生成于中国历史语境,基于“中国经验”,蕴含“中国哲理”,携带中国文化基因,以“中国叙事”体现“中国美学”。“中国故事”作为叙事蓝本,被世界文学征引阐释、翻译改编而流传,超越民族文化的壁垒,兼具经典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因此,“中国故事”是但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的故事”或“发生于中国的故事”,它源于中国,属于世界(张帆, 2024: 30)。诗人在借鉴和挪用中国故事的基础上,对原文话本小说的表现形式进行了独到的转化,这一转化不只是文体的简单改变或调和,而是一种建立在疏离和对抗之上的全新创造。从这一层面上看,无论是对《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翻译,还是对话本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诗性改造和跨文化转换,编创的作品成了译者呈现和实践“差异性”的场所。译者在实践“差异性”的过程中,发现了东西方文学的相通性,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想象和描述,并力图凸显东西方文学共通的人类情感和艺术审美。

#### 4 结语

在改造“中国故事”时,韦伯斯特继承了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的精神,赋予了这首长诗史诗般的宏大叙事。与此同时,字里行间又饱含着后现代主义所忽视的人性,将短暂的、人性的空间转化为戏剧化的想象。韦伯斯特利用中国话本小说素材进行的诗化翻译和“再创作”,是中国古典小说西传史上的另类作品,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诗坛上,留下了富于东方情调的华章。

无独有偶,在诗作出版的前两年,中西文学交流史上的双向互动已然开始。1872年,《申报》刊载了目前可考的最早的汉译美国小说《一睡七十年》,该小说译自美国短篇小说名作《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作者是被称为“美国文学之父”的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这篇译作与韦伯斯特的 *Yu-Pe-Ya's Lute* 一诗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很不忠实于原作。《一睡七十年》将原文的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风转换成了中国志怪、传奇小说风格,《俞伯牙的琴》则沿袭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和创作手法,借鉴中国话本小说素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英国文坛对东方文化的认知与接受。虽然中译外和外译中的方向相反,但两者都客观上促成了东西方文学早期交流的一次重要事件。与《一睡七十年》从西方小说到中国小说不同,*Yu-Pe-Ya's Lute* 隐含了从拟话本小说到英诗的文类转换和时空跨越,是中西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例证,具有不可忽视的翻译史和文学交流史研究意义。

在中国古典小说西传过程中,因译者主体、翻译规范、主流诗学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产生了多种文学变异现象,表现方式有题材的移植、情节的增删和改写以及母题借鉴与演变等,塑造了与原文不同的文学形象,也生成了中国题材和西方诗学传统相结合的新作品,我们不应因其被误读而忽视其文化传播的意义,这也是文化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值得思考与探讨的议题。对中国古典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文学变异和文学“他国化”现象进行个案分析,论述这些作品在英语文学中的接受和影响及其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的位相,对探寻中国文学以何种姿态参与世界文学的构建,文学作品的域外经典化过程与世界文学架构了何种互文关系,体现了怎样的世界性因素和普遍文学价值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探讨中国与世界文学交往模式也具有一定的案例价值与启示意义。

#### 参考文献:

- Benjamin, W. 1968.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Baudelaire's Tableaux Parisiens*[G]//H. Zohn. Trans. *Illumina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69-82.
- Damrosch, D. 2003.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owell E. B. 1926. *The Restitution of the Bride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Chinese*[M]. London: T. Werner Laurie LTD.
- O'Brien, L. 2017. A “Strange Second Flowering” and the “Second Heart”: Reimagined Modes of Aestheticism and Romanticism in Augusta Webster's *Yu-Pe-Ya's Lute*[J]. *Victorian Poetry* (55): 18-5.
- Porter D. 2002. Monstrous Beauty: Eighteenth-Century Fashion and the Aesthetics of the Chinese Taste[J].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3): 400.
- Webster, A. & C. Sutphin. 2000. *Augusta Webster: Portraits and Other Poems*[M]. Peterborough, ON: Broadview Press. (后文多处引文均出自该书,不再一一注明)

- 哈罗德·布鲁姆. 2006. 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M]. 徐文博,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陈鑫,杨建波. 2007. 对知音故事的文化再阐释[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46-49.
- 冯梦龙. 2009. 警世通言[M]. 北京:中华书局.
- 金雯. 2021. 在类比的绳索上舞蹈:比较文学中的平行、流通和体系[J]. 中国比较文学(3):13-26.
- 李金树. 重写翻译史:缘起与路径[J]. 上海翻译,2024(3):8-14+95.
- 钱林森,周宁. 2014. 总序[G]//周宁,贺昌盛,朱徽,等.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美国卷.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施晔. 2024. 东印度公司与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中国想象[J]. 中国比较文学(3):118-134.
- 宋丽娟. 2021. 西人所编中国古代小说选本与小说文体的建构[J]. 文艺理论研究(1):48-61+72.
- 谢雅卿. 2023. “论不懂中文”:再议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中国眼睛”[J]. 外国语文(5):73-81.
- 张帆. 2024. “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知识生产[J]. 探索与争鸣(6):30-33+177.

## A “Chinese Story” Integrated into British Literature: The Westward Transmission of *Yu Boya* *Smashes His Zither in Gratitude to an Appreciative Friend*

XIAO Xian

**Abstract:** Augusta Webster, a British woman poet, translates and adapts the opening chapter of the classic Ming Dynasty *Hua-pen Stories to Caution the World*, titled *Yu Boya Smashes His Zither in Gratitude to an Appreciative Friend* into a 1266-line English prose poem, which is titled *Yu-Pe-Ya's Lute, A Chinese Tale, in English Verse*. This work stands as a significant yet understudied example of Chinese classical fiction's influence on British Romantic literature, whose value in cross-civilizational dialogue has yet to receive due scholarly attention. Framed within the interpretive paradigm of translational circulation in Sino-foreign literary relations and contextualized by contemporary discourses on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Webster's translation, adapt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Chinese “zhiyin” (spiritual affinity) narrative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thematic evolution, poetic rewriting, and gendered misreading. It further elucidates the world-literary significance of this premodern Chinese vernacular classic. The cross-generic transformation of *Yu-Pe-Ya's Lute*—from a *huaben*-style story to English verse—highlights shared aesthetic sensibiliti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s, leaving an enduring Orientalist imprint on British poetry. As a canonical rebirth of the “Chinese story” archetype within a foreign literary landscape, Webster's work offers both a case-study model and critical insights for research on Sino-Western literary exchange history.

**Key words:** “Chinese Story”; British literature; *Yu Boya Smashes His Zither in Gratitude to an Appreciative Friend*; translation and circulation

责任编辑:陈宁